

林 青 著

冰凌花

BING LING HUA



冰凌花

——北大荒的来信

林 青 著

005667

I287.5

7

冰 凌 花

林 青 著

贺友直绘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125 字数79,000

1963年3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7次印刷

印数271,001—351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2895 定价: 0.24元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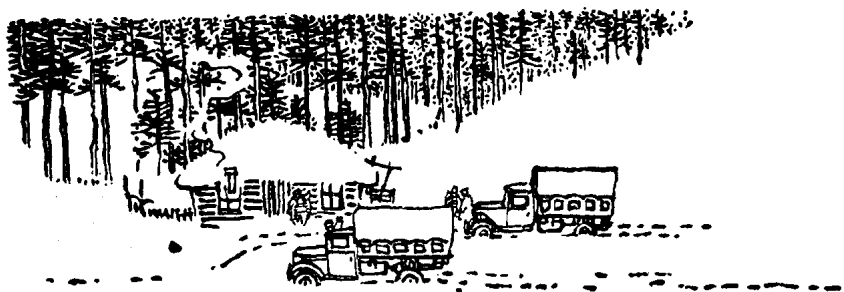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有北大荒寄来的九封信，作者以优美抒情的笔调介绍那万顷一碧的兴凯湖、白浪滚滚的乌苏里江。那里的白鱼、大马哈鱼堆得象小山一样。那完达山上有着宝贵的林木，那里的蘑菇、松子、木耳、猴头多得采不完。在那一望无际的平川上，大豆丰收了，收割机象远航的舰队在金黄的海洋上缓缓行驶着。

而冰凌花、一家店主人、伐木者、老猎手、铁路站长等建设者的故事更深深地激励着我们。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有建设祖国边疆的雄心壮志吗？你愿意知道富饶美丽的北大荒吗？你准备向建设北大荒的英雄学习吗？那你就仔细地读读这些信吧！

目 录

风雪“一家店”.....	1
冰凌花.....	14
蛤蟆滩踏查记.....	27
大豆摇铃的时节.....	39
万顷一碧兴凯湖.....	52
一个猎手的日记.....	64
年轻的朋友.....	85
迎春颂.....	100
静静的桦树林.....	117



风雪“一家店”

水根：

接到你的信，我感到挺意外。

你爸爸从部队里来信，倒是几次提到你，说你个子长高了，早就上了初中，还当了少先队的大队委员。可是，说老实话，你在我的印象里，却仍然是个淘气的小学生，每天放学回来，不是抹了一脸泥，就是把衣襟撕破了。你还记得吧，我转业到北大荒以前，有一天在你家里，偶然翻开了你的书包，想不到，扑楞地从里面飞出来一只麻雀；接着，又蹦出来两只红头蟋蟀。自然，麻雀飞走了，蟋蟀钻进草丛里去了。当时，你脸憋得通红，几乎哭出来，过后气得连晚饭都没吃，而且向大家宣布，再也不管我叫叔叔了！当然，后来我们还是和好

了！

分开快两年了，想不到，你写来一封很流畅、很热情的信。更想不到，你和你的同学们对北大荒那么感兴趣，那么向往。

是的，在祖国东北角这块土地上，转业军人叔叔们是在进行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！才只两年工夫，那国营农场群，就象星星似地分撒在完达山南北的广阔平原上，在这茫茫的草原上，建起了村庄，开垦了荒地，向国家交纳了大批的粮食。这，怎能不使少年朋友向往呢！

可是，让我跟你讲些北大荒的什么呢？是那万顷松涛的完达山，还是微波涟漪的乌苏里江；或者是那辽阔无边的土地呢？的确，可以说的事情太多了。

现在，眼看到春分了。在南方，你也许就看到了燕子从湛蓝的湖水上掠过；看到了春雾在泛红的桃树林里盘旋着。可是，我们这里，田野上还盖着一层白雪，风吹在脸上还是冷冰冰的。就在我给你写信这工夫，外面又落起雪来，风在茅草屋顶上吼着，窗前的几株老榆树猛摇着干秃秃的树枝，雪片又在大路上追逐起来了。

阿根，你是在杭州长大的。一年四季，西湖里的水都是碧清的。就是最冷的天气，气温不过下降到零下五六度，偶尔落上几场雪，也等不到太阳出来就化光了。可是离开杭州将近万里的北大荒，却大不相同了。这里的人，一年当中要有五个半月在冬天度过哩！从十月开始，寒风就渐渐地吹干了树木、荒草；那太阳也只是闪着柔弱的寒光，把雪原照得象个发亮的大冰盘。到了腊月，又会时不时地刮起暴风雪，那铺天盖地的

风雪，真象要把天空撕成小片片，把地摇得猛晃悠。可是，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却顶住了风雪，创造了奇迹！

下面，我就跟你讲一个风雪天的故事吧！

那是腊月里的一天，从清早起就刮着大雪，人们把皮帽子护耳扎得严严实实，还感到西北风刺脸。按照老习惯，象这样天气应该蹲在热炕头上编苇席，剥麻杆，搓绳子……因为节令正是“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”呀！可是，我们要给伐木区送粮食，任务火急，也就没理会这些，载重汽车还是按时出发了。谁想，车过了榆树沟，风雪突然大起来，天上的冻云和地上的雪雾，搅成了一团；干燥的雪粉，忽地从天上抛下来，又刷地从地面卷上去。草原、山岭，树林子全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，天和地的界限消逝了。

汽车好不容易驶进了完达山区，在秋天刚修好的森林公路上爬行着。也许因为运输木材任务紧急，没等路面修平就通了车，所以当我们的车子开过去，时不时地碰上塔头墩子、大树根子。坐在车里，一颠老高，真让人担心会一下子被甩下车去！森林里的雪倒是小了，可是风更大了。风摇大树的叫声，一会象战场上千军万马在呐喊，一会象大海里狂涛怒浪在翻腾。在呜呜呜、丝丝丝的声响里，还夹杂着一阵阵象炮弹炸裂似的声音，那是树枝给风雪折断了。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当年的一场激烈的战斗里了。

山路又滑又陡，汽车走得很慢，活象一只蜗牛在爬。已经三点多了，用不上一个钟点，天就会黑透的。我心中不免焦急起来，对司机小杨说：

“天快黑了，照这样走，后半夜也到不了指挥部！”

“快了，前面就是接待站了！”

“什么接待站？”我还是头一次听到。

“哎，这你都不知道？！”小杨说，“就是李四海老汉的‘一家店’，现在是伐木指挥部接待站了。四海老汉还当了接待站主任呢！”

这倒是我没料到的事情。

要说是“一家店”，我倒并不陌生。一九五八年刚到北大荒的时候，就听说在一个荒山沟的一间白桦树迭起来的房子里，住了两个孤老汉，而且还流传着一支这样的歌：

来到一家店，抬头老虎嘴，
老鹰绕路飞，山羊不举腿；
老虎门前坐，平地变成河，
狼虫夜敲门，狗熊墙边卧。

这本是当年那些进山打猎的、挖参的、采药的人给“一家店”编的。这样的“一家店”的确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！你想嘛，两个闯关东的孤老汉，在那深山密林里是怎样顶住了几十年的风吹雪打啊！

去年八月，我随着一个公路勘测组测定通往林区的公路。那时，正是北大荒的三伏天，天气闷热而且多雨。本来在深山老林里勘定道路就够辛苦了，再加上这风雨的袭击，困难就更多了。你想想，头上是瓢泼似的大雨；脚下是千年的落叶和枯

草，被雨水一泡，变得象海绵一样，人踩上去软颤颤的，一摇一晃，咕咕直响，时不时要冒上来一股泥水；身前身后，是那密密的蚊子小咬，人走到哪里，它们跟到哪里，嗡嗡的叫声，简直象打雷一样。这时候，在林子里穿来穿去，而且要测出一条公路来，该是多么艰苦呀！

我们终于钻出了森林，来到了七虎林河边上，眼瞧着那闪亮的河水，那空旷的草原，以及头上的蓝天，心里真是豁然极了。那滋味，就象坐了一只船，在海上漂游了许久许久，突然见到陆地一样呀！可是没想到，不到半个钟头，突然从西北飘来一团乌云，眨眼间就把山峦遮住了，雷声在林子里响起来。接着，黄豆粒般的大雨点子落下来了。我们急忙向河边跑去。河上白茫茫的，只有几只寻找巢窝的野鸭子、鹭鸶在雨里叫着，转着。人们楞住了，想前进，不知河水深浅；想后退，离林子太远了。这时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

“瞧，有房子！”

果然，对岸山下的林子里，隐藏着一间木头房子。这时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那不就是神秘的“一家店”吗！再仔细看看，就发现了那闪现在雨雾里的老虎嘴子山，它的确象只老虎张开血盆大嘴，而眼前这条七虎林河，也就越发显得急湍难渡了。

我们决定趟水过河。谁想，刚刚走过一片水草地，从对面飘来一阵喊声：

“水——深，站——住，站——住——”

接着，只见一只小船从一片芦苇丛里冲出，顶着风雨，向河心射来。惊起来的一群水鸟，嘎嘎嘎地叫了几声之后，消逝

在白蒙蒙的雨雾里。等船过河心，我们才瞧见摇桨的人戴着大苇笠，披着长蓑衣，那两支木桨就象鸟儿的翅膀在扑闪。

船到跟前，我们不禁又大吃一惊，原来艄公是个老汉：年在七十开外，雪白的胡子飘洒在胸前，脸上布满了密密的皱纹，可两眼却炯炯有神。他打量了我们一阵之后，才瓮（wèng）声瓮气地问道：

“从哪儿来的？县上，还是农垦局？”

我们告诉他，是农垦局勘测森林公路的。

“什么？要修公路了！这么说那拖拉机、大汽车就要在这深山老林里哗哗叫罗！”老汉的眼里闪着一种兴奋的光亮。

大家上船以后，我说：“要伐木材了，以后还要在山里建立林业场呢！”

“噢！”老汉划着桨，感慨万分地说：“是要这样，是要这样！我李四海早就说过，这片山是宝山，这条河是宝河，政府不会让它荒闲的！”略微沉默了一会，他捋了一下胡子，又说：“这么说，我可以睁着眼睛看见拖拉机上山了！”

我说：“那是准定的！”

老汉哈哈地笑了几声，“好哇，好哇！”想了一下，他用责怪的口吻对我们说：“可你们不该趟水呀！喊叫几声嘛，在北大荒也该知道老虎嘴子山下，有个摆渡的嘛！”

说着，老汉猛力的摇起桨来，小船象支箭向芦苇丛射去，河水迭起一道道白浪。

这天晚上，我们是在四海老汉的木头房子里睡的。因为年深日久，房子的山墙向外倾斜了，四壁也被烟火熏得黑黝黝

的，挂在门旁的一支湛蓝枪筒的猎枪，几杆冬天捕鱼凿冰用的冰镩，却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寒光。老汉也许是喝了几盅酒，或者是听到有条公路就要从“一家店”前通过，他兴奋得脸红通通的。于是，在我们再三央求下，他讲起了当年闯关东的故事。他那苍老而悲怆的声音，配上窗外刷刷刷的雨声，呜呜呜的风声，以及趴在门口的猎犬的一两声长吠，又把人们带到那穷人茹苦含辛的年月里了。

阿根，你年纪还小，从出生起就呼吸着新时代的空气，所以你很难懂得旧社会豺狼当道，逼人成鬼的一些事情呀！

在旧中国，人们是把闯关东，走西口，上北大荒，当做丧家失业，走死逃亡的标志的。的确，在那个年月里，贫苦人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才会豁(huō)出命来，出山海关，过八达岭的。而那一个个从山东、河北、河南出来的逃荒汉，又有几个人不是病老在他乡，望着那南飞的大雁，暗暗地流着眼泪呢！不是有这样一支歌在唱吗：

出了山海关，
两眼泪涟涟，
今天离了家，
哪年才得还！？……

我说的这个李四海老汉，就是一个这样的逃荒的。他老家在山东郛(yùn)城，十八岁的时候因为交不出租，还不上阎王债，爹娘被地主逼死了，他悲愤交加，放火烧了地主的场院，

披了一件破棉袄，迎着腊月的寒风，走出了山海关。转眼十五年过去了，他在码头上、煤窑里、金矿上，以及地主的田园里，累折了腰杆，流尽了血汗，到头来，还被煤矿的工头给打伤了三根肋条骨。于是，又在一个寒风飘雪的夜晚，他和结义的穷兄弟苗二壮、张三拐，用铁镢头砸碎了工头和狗腿子的脑袋，逃亡到人烟稀少的北大荒。不久，就在老虎嘴子山前落户了。谁知，这三十多年来，一座木头房子，竟接待了无数进山打猎的、采药的、伐木的、挖参的穷汉子；一支用大树挖出来的木船，竟运送了无数的逃荒者。而当抗日的烽火，在完达山里燃烧起来的时候，这座房子就成为抗日联军的据点、休息站、治疗所、情报站……也就在那老虎嘴子山下，抗联弟兄痛击日寇……可是，张三拐牺牲在敌人刺刀底下了，白桦树房子被火焚烧了。但，没过多久，桦木房子又耸立在万木丛中了。

老汉讲罢沉痛的往事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唉，苦日子到底是过去了，小鬼子、二满洲、狗腿子和财主都垮台了，压在阴山背后，永世别想翻身了！”他拍了一下胸脯，继续说：“可我李四海倒还要活上二十年，我要亲眼看到眼前这山这水，是怎样变成了金山银河，变成了聚宝盆、摇钱树！”

水根，这是穷人用血泪写成的创业史呀！你要牢牢地记住这些，要让那悲惨的年月一去永不复返；让人民的江山，传到千秋万代！

你也许会想到四海老爷爷那个结拜弟兄苗二壮吧！他如今仍然硬朗朗地活着，虽然比四海老汉还大三岁，可他并不服

老，正领着公社里的一些年轻人进山挖人参去呢！四海老汉却舍不得离开这个“一家店”，所以，当我们问起时，他笑道：

“嘿嘿嘿，难道这青山绿水不招人爱！”

我说：“那倒不是，可是你的年岁大了！”

“哎哎，小兄弟，我年纪不算大，要比活了八百岁的彭祖，我还是个光腚娃娃呢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再说这山要采，河要开，总得有个领路摆渡的人哟！”

第三天，我们才上路。四海老汉把我们送过老虎嘴子山，说这几天有人要到这一带查矿，他得守在河上。于是急匆匆地转回“一家店”了。以后，我离开勘测队了，也就一直没见到他。可是，这中间，我却听到了许多“一家店”的故事。说在修森林公路的时候，四海老汉整天挂着笑容，在林子里当向导领路，团山子那段公路就是他提出改定路线，路程缩短了四公里，节省了一千多个人工。说那阵子“一家店”门前经常停着拖拉机、大汽车，老虎嘴子山和对面的二道岭上，点起了无数堆篝火，惹得四海老汉每天都要在院里看上半宿。还说农垦局一个副局长动员四海老汉到附近农场去当打猎队顾问，可老汉说啥也不肯……但是，关于四海老汉当了接待站主任这些事情，我却一点也没听说。我想，这不正象老汉自己说的那样吗，他是越活越年轻了啊！

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也就恨不得一下就飞到“一家店”的门前，好好看看那座孤零零的房子是怎样热闹起来的？看看四海老汉是怎样眉开眼笑地招待着来往的客人。于是，我催小杨把车开得快一点。

不久，汽车就钻出二道岭的森林了。穿过一片乱蓬蓬的灌木林，七虎林河就出现在眼前了。这时，漫天的风雪，好象一幅宽大的灰色帷(wéi)幕，从天上一直低垂到河面上。前面的老虎嘴子山，“一家店”的桦木房子，河上的那座浮桥，以及封冻以后车马辗踩的那条冰道，都掩藏在茫茫的风雪里了。

再往前走，天黑了。汽车只好打开车灯，可是两道明亮的光柱，在雪雾里失掉了威力，只能照见车前十米左右的道路，周围仍然是黄澄澄、灰蒙蒙、墨黑黑的。汽车只好慢慢地向前开。

冬天，北大荒的冰河，本是一条天然的大道，然而在上面开车，却要十分谨慎，因为河冰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风袭击下，炸开了无数条裂缝，一条条都象用斧砍刀削的一般。在风雪夜里行车，困难自然就更多了。所以，我们这辆汽车就似发了羊痫(xián)疯一样，一会象蜗牛在爬，一会象野马在跑，过了一道高雪坎，马达吃力地哼哧了几声之后，突然不响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出故障了！”

我连忙跟小杨跳出车门。一阵刺骨的寒风立刻扑到脸上，象刀刮的一样疼；脊梁骨也象被塞进了冰块，一下子凉冰冰的。我们检查着电路、油路，手沾在冰凉的机件上，就象猫咬的一般；从嘴和鼻孔里出来的哈气，也变成一股股白烟飞走了。

好久，我们才发现：原来是左前轮陷在一道被厚雪盖着的冰缝里去了。等汽车爬出来，我们钻进车舱，手脚全麻木了，

皮肤早已从红变成白，又从白变成青了。

再往前走，风雪小了，车灯可以照得远一点了。可是走了一程之后，小杨突然说：

“怎么搞的，有点不大对头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按时间该到‘一家店’了，怎么连个火亮都没有？”

我也吃了一惊，也才感到时间确实太长了。可是，车窗外面除了那两道黄澄澄的光柱以外，四面还是黑黝黝的。车，只好停下来。我们灭掉车灯，向四处了望，可是，好半天也没发现“一家店”的影子。

阿根，你虽然度过了十五个冬天，但那都是在长江南岸度过的。即使到了最冷的天气，你仍然可以听到河水在唱，看到一株株竹子摇着绿叶。因此，你也就难以想象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的风雪夜，站在茫茫的冰河上，寻找灯火的味道。那时这颗心真象被滚油煎着一样哩！可是，那天夜晚，正在我万分焦急的时候，小杨却爬上了驾驶棚，他站在棚顶上，大约有十几分钟工夫，他突然喊道：

“有灯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灯！”

我也爬上了车顶，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。好久好久，我才发现有个小小的光点在跳动。是那么微弱，那么渺小，好象就要被风吹灭似的。可是，没过多久，灯火好象大起来了，亮起来了，在风声雪声里还夹着霍霍的哨音。

“那就是‘一家店’，快走！”我说了一句。

我们朝闪着光亮的地方冲了下去。车越走越近，灯光越来越动得厉害。这时，我不免怀疑起来：难道那是野兽闪着绿光的眼睛，还是一辆车从对岸开来？不，不会的。这样的天气，野兽早就钻到树洞子里避风去了，半夜也不会从山上来车的！汽车又向前冲了一阵，火亮越发大了。

后来，我和小杨几乎同时喊起来，车也猛地刹住了！原来，那是一个人，提了一盏马灯向前走。我们再仔细一看，都愣住了！谁会想到，那提灯的人就是四海老汉，他浑身上下凝结了一层冰凌，连眉毛、胡子也冰住了，可是两只眼睛却还在燃烧着。

“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呀！”我和小杨几乎同时喊出来，“快，快，上车吧！”

我们把他拉进了车舱。车开后，老汉才说：“小兄弟，我就是接你们来的！”

“有事？”小杨问。

“我知道晚上准有车来，才提了这盏灯，到河套上来了，怕你们迷路呀！”

“真难为你，这么大的年纪……”我心里热辣辣的，不知说什么好了！

没等我把话说完，老汉象被锥子扎了一下，气嘟嘟地说：“对你们这些当兵的，我啥都佩服，可就这一桩

